

## 序章——火花 (The Sparks)

### 0-1

「有任何感興趣的地方嗎？」

由冷色系的金屬鋼板所搭建起來的寬敞空間裡，一名少女正坐在有著很高椅背的辦公椅上頭。

一身簡單的休閒服，是她幾乎每天所習慣的打扮——畢竟在這個一人空間中裝扮並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粉色的緞帶下，兩條水藍色稍嫌雜亂的長馬尾，長度幾乎可以與地面接觸。

這名少女正把玩著從上一次旅行過的地方拿回來的土產。

據她所知，這個有著諸多大小不一的釘刺在表面，大小近似彈珠的物體似乎叫做「聖晶石」的樣子。

「請問需要我協助建立上一次的連結檔案庫嗎？」

「喔，可以是可以啦，不過妳能夠順便幫忙把檔案加上註解嗎？黑霧。」

「您可以理解評價並不在我的管理範圍之內，我的負責區域只有……」

「啊啊，我知道，『紐沃特系統』的連結協定的管理，真是的，或許我應該設計一些幽默模組還是創造力模組給妳的，要不然什麼事情都要我親自來還得了。」

少女把手中的七彩結晶隨手扔進一旁原本裝有咖啡的紙杯裏，並將位子滑近主控台面板前，好叫出她所需要的資訊到畫面上。

這個比教室黑板還要寬敞的弧形主控台，被密密麻麻的觸控按鍵與調節輪所佔據；呈現符合人體工學的傾斜式設計，當然也是少女所引以為傲的巧思之一。

「好，我看看啊，建立新連結……這次該怎麼測試比較好呢……」

巨大的畫面上，一塊塊有著不同背景顏色的方塊，彼此間透過彎曲的繩索所串聯起來。

「妳知道嗎，雖然系統的目的是觀察與提供協助，但我總覺得，之前的那個地方似乎還需要我多加留意的樣子。」

「需要載入舊有的資料嗎？」

「嗯好啊，然後我還需要個空白的角色模組才可以……嘿，這樣應該可以。」

靈活的手指，輕快而準確地於整塊偌大的面板之間游移；而少女的腳也沒閒著，不時會為了按到遠處的按鍵而滑動座椅。

不禁意地露出愉快笑容的少女，可見目前對她來說都還能稱得上是順利。

要不了多久時間，整個畫面就被錯綜複雜的文字方塊與繩索給占滿，剩餘的空間中還可以看到類似於注解的文字。

大功告成；接著就等待傳送室設置完成，帶她前往下一個地方。

「這次連結的測試目的，已經上載到您的個人終端機裡，請務必按照目標執行。」

「好，這次我得去囤一些吃的東西回來，每天只喝咖啡感覺少了什麼。」

即便黑霧想要提醒少女這個行動不在她所設置的連結目標之內，但她還是依然故我地走向如同直立膠囊狀空間的傳送室內，並等待周遭的一圈藍光，帶著她前往目的地。

「紐沃特系統就麻煩妳照顧了，黑霧。」

雖然被稱呼為黑霧的人工智慧管理系統沒有在口頭上回應，不過以身為創造她的人來說，她其實並不怎麼在意這般口頭上的允諾。

但如果要她說上一句，使用角色模組進入由紐沃特系統搭建起來的複合世界，其實是最容易抵觸系統協定的方法之一。

主控台畫面的最上端，寫著本次連結即將返回的世界：一個有著諸多強大作戰能力的少女們齊聚一堂的地

方。

而少女花了短短五分鐘設置完成的角色模組，其衣裝以簡約的白色軍服為主要視覺印象。

「……請務必平安回來。」

鑲嵌在天花板的移動投影燈熄滅後，黑霧半透明的身軀也隨著漸漸黯淡的光芒片片散去。

## 0-2

在經過一場驚天動地的激烈戰爭之後，天津風看著周遭花了好幾個月興建起來的樓房。

沒有鎮守府，沒有蔚藍的天空，沒有潔淨的海洋。

在這個星球上的時間好似燃盡了燃料般陷入了沉寂。

不過耳邊傳來陣陣有力的鐵鎚敲擊聲響，卻將這樣的沉默給結束了。

「妳不會累嗎？」

一臉無奈的天津風，坐在一旁較高的磚頭堆上，一手正托著自己的臉頰。

「說什麼，這些工作今天不做到進度的話會落後太多的；不過不用擔心，很快就好了。」

有著一手鑽頭，一手多節點彎曲扳手的女孩，正一面吹著口哨，一面檢查磚頭與磚頭之間的契合程度。

嚴格說起來，她本身沒有參與這些興建活動，不過這類的事在她眼裡，果然還是交給專家會比較有效率些。

「今年是幾年呀？」

天津風試著問了個平常面對這個固定場景時，一貫會想到的問題。

「西元 2508 年，也是在『蟲族庇所』出現後的第二年，大戰後的第三個月。」

「嗯，這樣呀。兩年呢……覺得還是沒有什麼實感的說。」

這個善於修繕與建築工程的女孩，最特別的地方是她的建築工具是直接連結在手腕上，而非透過手握著。

天津風看著她放在一旁，可以隨時拆下來又裝上去的手；即便應該已經很習慣這個畫面，不過就常理來說，還是會讓她覺得有點可怕，或該說不可思議——雖然能夠背著魚雷，手拿艦炮，並自由自在地在水上跑的她們也不遑多讓就是了。

說到在水上跑，就會讓她想起最近在陸地上行動的場合似乎比水上還要多。

但這也不能怪她或其他人，因為最近的海域的狀況也很惡劣，如果沒有必要還是別靠近為妙。

看著自己腳下的高跟鞋，鞋跟處為了調節水流方向而改造成漿的金屬板，如今都已經磨損到一個個刮痕清晰可見——這是不當使用艦裝的最佳證據。

「是不是該找雙平底的來穿好了……」

就在她苦惱於自己的艦裝是否已經不為時代所需時，一個偌大的人影，頓時遮擋住了她身上的大片光源。

即便感覺到旁邊確實有人，持續關注著自己的鞋子的天津風，卻根本無意理會這個人。

「喂，妳在這裡搞孤僻的究竟是在做什麼？」

然而聽到這般挑釁意味濃厚的問話，反射性想反駁回去的天津風，抬頭一看，才發現正是那位她昔日於陸地上作戰的夥伴，戰巡艦。

「……妳想做什麼，虛空能源都已經倒回去了，怎麼妳這傢伙還沒變回去啊。」

「哼，少來了，明明就很需要我還這麼說。」戰巡艦順手撥了她引以為傲的銀灰色馬尾，自信滿滿地說道：「作為與大和前輩並駕齊驅的偉大戰艦，我的力量絕對在復興地球的工作之上有著必要……呃啊。」

沒興趣聽戰巡艦長篇大論的天津風，這時注意到腳下的鞋跟似乎還有個不錯用的地方。

被尖銳的鞋跟給用力踩中的戰巡艦，立刻痛得先是在一旁跳了三圈，爾後又掏出她如同步槍大小的艦炮，要求天津風立刻為她的行徑付出代價。

「走開啦，把那個煩人的東西移開我的眼前。」

完全不為眼前已經上膛的槍口所折服的天津風，微微嘟著嘴吐了口氣後，只是帶著無奈的口吻問道她是否有什麼事情要和她說。

輕輕地「哼」了一聲後，戰巡艦相當不屑地收起武器，並簡單整理身上的軍裝來整理她的心情：

「總之，我們的偵察機發現了一處相當適合建造據點的地方，但是因為周遭不是陸地的關係，所以需要妳的幫忙。」

不是陸地，那麼也就是海洋的意思了；這對任何艦娘來說，是基本地形優勢，但是……

「那妳可以找別人啊，為何一定要找我？」

「妳還沒聽我說完，我只有說不是陸地而已，」戰巡艦一臉意味深長的模樣，讓天津風看到都沒了耐性。

「那到底是什麼，妳還不趕快點說？」

即便戰巡艦覺得一路過來都是對方頻頻打斷她所致，不過趁著這個切入問題核心的問句，戰巡艦點出了她的艙裝的特性將成為不二之選。

「妳的那個，那個什麼的，我記得很靈活對吧？」

「哪個？」

沒什麼耐心玩猜謎的天津風，明顯是不知道戰巡艦究竟在說什麼，而那般不耐煩的眼神更是讓戰巡艦感到相當地尷尬。

「呃，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啦，反正就是可以讓妳很靈活地在水上移動的。」

靈活移動；聽到這裡天津風原本呆滯的表情開始隨著細臉部肌肉的細緻拉動轉為一絲狡猾的微笑，爾後又不自覺地露出驕傲的表情：

「喔……原來妳說『那個』喔。」

為了回敬戰巡艦一開始迂迴的問話方式，天津風即便已經猜到對方需要她的協助，但還是裝作一副事不關己的姿態，要求戰巡艦必須想辦法說清楚，否則就沒得提幫忙的事情。

「可惡！……妳分明找碴，竟然都知道了就趕快隨我來，要不然的話……」一刻也等不住的戰巡艦又拿出武器威嚇對方，只因為她很不喜歡對方如果已經知道自己的目的還在拐彎抹角。

天津風輕盈地起了身，輕鬆地拍去衣物身上的灰塵，面對對方的威脅，她依然視若無睹：

「在這裡，搞不好妳們這些人還比較需要我們呢，哼。」

### 0-3

龜裂的土地上，部分裂痕會在地面上匯聚成足以讓地底下的東西湧上來的出口：

地熱噴口與泥漿溫泉夾處在這片以鐵灰色為基調的岩漠之上。

在這個以巨岩為主要景色的環境之下，可以看到有一群身著鮮豔外衣，平均身高都只有普通人類一半不到的人正駐足這個地方。

這裡是地球在大戰過後，隨處可見，且成因仍屬不明的自然景觀之一。

有趣的地方是，這裡的溫泉與戰前任何人所熟知的溫泉有著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呈現濃郁土黃色的濃稠液體，雖然讓人看了不會有想親自跑下去泡上一番的衝動，不過對於懂得利用這個新資源的人來說，這個眼前會發出濃厚而層次豐富香味的東西，恐怕比石油還要更有價值。

「那麼今天也一樣；裝滿之後帶回去吧。」

即便他們也是以兩腳站立，不過靠近一看會發現這群人並非一般的人類；他們不但個頭比一般成人還要矮小許多，而且外觀上，比起人類，或許以「企鵝」來稱呼會更貼切些。

除此之外，這群彷彿布偶般的企鵝在說話時還會有著奇妙的尾音。

有著與泥漿溫泉相同色系，但毛色更為鮮豔的企鵝們，他們踩著如同竹竿般短小的雙腿，挺著如同蝸蟲般的

軀體，一個個以接力的方式將裝在罐子裡的熱騰騰泥漿給送上貨車。

「記得留一點給車子用呀，不然回程會不夠用的蹦。」

裝載工作在這群企鵝合作無間的默契之下迅速告終，爾後他們一個個跳上了貨車，並緩慢地駛離現場。

這個岩漠外頭被大片的黑色海洋所隔絕，讓其他對於當地盛產的溫泉泥漿有興趣的人因而沒有辦法輕易地來此進行開採。

貨車一路行駛到了海面之上，而當車輪與海水接觸的瞬間，輪胎會瞬間膨脹為足以環繞住車體的氣墊，讓他們可以平安無事地抵達對岸。

「好了，現在來進行目標設定……咦？那是什麼東東蹦。」

就在駕駛員準備操作改變成水路模式的面板時，他注意到了左前方接近海平面的地方，似乎有東西正以相當驚人的速度朝他們逼近。

所有企鵝們都擠到前座來一探究竟，而瞬間擠得水洩不通的駕駛艙也完全失去了原本的功能。

不管是誰，都急於想成為第一個目睹這個能夠在海面之上高速行駛的奇妙物體。

「不可能的，水上航行應該是我們的專利的蹦。」

「那好像不是船的樣子耶，好像是一個人的樣子蹦。」

「你該帶眼鏡來吧，明明那個人身上還背了一個人的蹦。」

就在企鵝們七嘴八舌地爭論高速移動物體的真面目時，他們也忽然意識到比起討論還要更加危急的事情正在同時逼向他們。

不過方向盤畢竟設計是給一個人使用的，因此當一堆企鵝們各個都想出意見時，所有人也只能拿著自己扯下來的方向盤的一塊，眼巴巴地看著對方撲了過來。

「呃……你們、你們都別愣著呀蹦！快去拿甲板上的木槳！我們划！」

混亂之中，企鵝們要不是在奔跑之中被絆倒，要不然就是被別的企鵝給壓倒在地。

「喔，不妙了蹦……」

「準備撞擊！……」

伴隨著猛烈撞擊而來的巨響，大大小小的船隻碎片也開始接連落下，並成為了落難的企鵝們臨時的救生圈。

即便游泳對於這些企鵝不是什麼大事，不過知道情形的他們則認為能夠少碰這個海水為妙。

同時間，企鵝們都在激烈爭辯著現在的情形，部分的企鵝則試圖游回岸上找尋那個直接撞上岸邊岩壁，高速移動物體的真面目。

「看，我撿到了帽子蹦。」

「我也撿到了……咦，這是帽子嗎蹦？」

其中一隻黃色企鵝看著自己手上，有著帽緣結構的迷你黑色煙囪，不禁開始有些懷疑自己的判斷能力與知識量。

看到手上的迷你煙囪兩側有斷掉的鬆緊帶，這隻黃色企鵝開始試著揣摩如果是他自己要帶這個帽子的話，會怎麼帶：

「應該像農夫那樣吧，牽到下巴之類的。」

其中一個企鵝試著利用他的四肢來模擬他想表達的意象——即便他沒有下巴。

「所以我們被水上的高速農夫給撞壞了船了嗎蹦？」

吵鬧的企鵝們開始折返內陸，試著解開帶著迷你黑色煙囪在頭上的高速農夫的真實身份。

他們來到了岩壁前，看到了兩名已經昏厥過去的少女正以奇特的姿勢相互糾纏在一起。

岩壁上，還可以明顯看到因強勁的撞擊力道而留下的巨大坑洞。

有些企鵝開始在坑洞前拍照留影，好將他們的發現連同泥漿一起帶回去：沒了好用的兩棲貨車，這些善於即興發揮的企鵝們依然可以在有充足資源的情形之下，現場製作簡易的木筏來划過不宜久留的海域；只不過時間可能要延長為三天的樣子。

「只要我們能撐過去就沒有問題了蹦！」

「這些材料應該可以承受三天在海上的浸泡吧？」

「我覺得還是先解開這個像鐵環綁在一起的人類少女比較好的蹦。」

一些企鵝開始手忙腳亂地幫助兩位少女分開彼此，不過他們越是拉扯，似乎只會讓纏繞的狀況更嚴重的樣子。

「果然是種神秘的立體解密拼圖蹦。」

「這種纏繞方式……如果是普通人類的話應該早就骨折了吧蹦？」

「聽說地球上經過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搞不好人類已經進化到下一個階段也說不定的蹦。」

「那我們也會進化嗎蹦？」

「只要，」這時間，其中一隻企鵝抬起他的手，並置於他的臉前：

「只要我們帶著虔誠的心意就可以了。」

「嗚喔……」

很明顯地這群企鵝非但沒有因為無法解開這團人體拼圖而感到氣餒，反而還因為這道複雜的難題而心生敬意；或者說風涼話。

兩位少女慢慢地甦醒過來，她們搔著自己依然昏昏沉沉的頭，相當自然地離開了彼此的身上，彷彿彼此間根本就沒有纏在一起一樣。

當她們意識逐漸清楚之後，映入眼簾內的第一個畫面，就是被層層圍繞的黃色企鵝給直盯著不放的情景。

「嗚啊這些是什麼啊？詛咒玩偶？別，別過來啊！」

留著一頭灰白色長髮，身著咖啡色短版長袖水手風洋裝的少女，從那張彷彿暫停播放，眼神猙獰的表情可以得知，她似乎對黃色企鵝感到相當恐懼；只見她一步後退便踩了空，當場摔個四腳朝天。

相形之下，另外一位綁著條細長馬尾在後腦勺處的軍裝少女，顯然就穩重許多；她弓著腿坐在地上，一面伸手收過一旁的黃色企鵝給她帶來的帽子。

「謝謝你，請問你們……啊啊，做什麼啊天津風？」

中氣十足的崩潰哭喊讓軍裝少女冷不防也跟著叫了一聲；轉過身去，她只發現天津風似乎刻意地壓緊自己身上的衣物，身子則像是踩到地雷一樣動也不敢動。

見她驚扭地拉緊自己已經無法再加長的衣服，極力地想遮擋住不願走光的位置，軍裝少女也忍不住笑了出來。

「煩吶妳笑什麼笑，好端端地為什麼會不見啦……」

軍裝少女指著企鵝群中的一員，猜測似乎是因為剛才的撞擊把帽子給甩了出去。

「其實我一直就想問，那頂帽子真的有排放廢氣的作用嗎？」

著眼於那頂帽子似乎裝飾用途大於實際功能的可能，軍裝少女趁機把困惑她許久的問題給搬出來問。

不過天津風似乎沒想要回答她的問題的樣子，只見她又羞又氣地要求黃色企鵝立刻交來帽子，並將到手的帽子暫時以繩結的方式將斷裂的部分給綁在一起。

這群企鵝帶著像是在動物園觀看稀有動物般的閃亮眼神，聚精會神地觀看天津風熟練的綁法。

「你們到底想做什麼，一直，那個，一直看的……」

嚴格來說，現在身上的衣服都沒有什麼太明顯的破損，不過天津風卻感受到全身上下有種被人給看光，渾身

不舒服的感覺。

面對如此強烈的眼神攻勢，尷尬的天津風也漸漸地停下手邊的動作。

這時，一隻處在群眾之中的企鵝忽然舉起了他如同船槳般的手：

「請問農夫小姐們在『黑海』上種什麼可以吃的食材嗎蹦？」

隨著第一道提問，其餘企鵝們如同連珠炮般相繼提出了自己的問題。

「是甜的，還是辣的呢？因為考慮到大人的口味，如果要做合作簽約的話一定要清楚的蹦。」

其他的企鵝們像是記者一樣開始湧向前並問著許多讓人不知道從何回答起的问题：

「那個，請問農夫小姐這麼年輕是怎麼當上農夫的呢？……」

即便這群企鵝應該是在說可以聽得懂的語言，不過已經當機的天津風，卻完全無法理解當這些文字串在一起之後的意思。

「抱歉，」一旁的軍裝少女站了起來，她立刻發覺這群能說話的奇怪企鵝們似乎有著什麼誤會的樣子，「能否從頭開始說起呢？我想這之間似乎有什麼搞錯的地方。」

這群長相與體型幾乎一樣企鵝們注意到「農夫小姐二號」似乎需要更詳盡的說明，於是他們推派一位代表出來說明他們來此的目的與現況。

一方面，軍裝小姐也告訴他們稱呼她為「戰巡艦」即可；不然要是讓他們繼續用奇怪的稱呼下去恐怕會讓事情越顯複雜。

「我們來這裡，是來開採咖哩的，同時順道挖角像戰巡艦大人這般可靠的夥伴加入我們的蹦；現在，整個地球要的地理環境已經與以前大不相同，我們會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地圖，興建新的房屋……」

聽到素昧平生的人可以自然地將「大人」兩字掛在自己名字之後，戰巡艦不禁露出驕傲的表情，雙手則開始下意識地整理起身上金邊黑色風衣。

不過，如果她沒有聽錯，似乎有個聽起來很奇怪的内容在更前頭。

戰巡艦打斷了這個像是在念稿的企鵝，並想再次確認他第一個所講出來的目的。

隨著這隻企鵝用了一半速度清楚的複誦過程，戰巡艦也能確定自己真的沒有聽錯。

這群企鵝確實說他們到這片岩漠上就是要來開採一種平常呈現濃稠流質狀的黃澄澄的天然資源，咖哩。

隨著許多的猜想被一一驗證，戰巡艦知道自己前幾天在營地看到的怪象似乎不是錯覺。

「怎麼辦，天津風……」

看著戰巡艦一臉驚恐的表情，也不禁令她開始緊張了起來。

「呃，妳不是只是說要來這裡找什麼新營地的嗎；這些奇怪的企鵝到底是什麼啦，喂！」

「什麼？還不是因為妳自己先衝了出去才會變成這個樣子的，竟然全部都怪到我的身上？」

「我的意思是，這些，這些，還有那些，到底是什麼？」

天津風指了指灑了一地的黃色濃稠物體，周遭的企鵝，以及附近的山丘；不過啞口無言的戰巡艦只是任憑自己的回憶流轉到當時那個令她印象深刻的景象。

「我就知道，」戰巡艦一手壓住另外一隻不斷發抖的手，謹慎地說道，「事情，還沒結束的樣子。」

## 第一章——黃山 (Yellow Mountains)

### 1-1

「這不是再明顯不過的事情嗎？」

留有一頭輕盈亮麗的淡粉色長髮的女性，一掌用力拍在脆弱而老舊的大片拼裝木桌上。

面對這掌紮實的力道，桌上的杯子也跟著脫離了桌面約有半秒之長。

身著無袖黑色水手服的少女，胸前還有一條海藍色的緞帶所綁成的大蝴蝶結。

在她的身旁，還有兩個與她穿著相當的女子也列席於現場；從她們看似平靜的表情來看，可以知道這位女子的憤怒似乎沒有讓人覺得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

不過，在這位怒氣沖沖的女子左側，背後垂著長度超過腰部的紫羅蘭色麻花辮的女孩，仍然覺得實在是沒有必要在這個場合大發雷霆：

「好了，江風，你就稍微緩和一下情緒吧，這樣子也沒有辦法解決事情不是嗎？」

「姊姊，妳就是這樣總是對別人太客氣才會變成這個樣子；再怎麼說，要偵查的話，也該帶上我們吧？」

江風兩手交疊於胸前，充滿敵意的神情正訴說著她對於戰巡艦稍早遭遇的事情的不滿；對她來說，只有找上天津風獨自一個人確實有點太過於莽撞些。

如果不說是莽撞，江風認為，眼前這個身穿深色軍服，叫做戰巡艦的矮個兒肯定有所隱瞞。

感受著不斷地向自己投射而來的銳利目光，戰巡艦知道自己如果不現在交代清楚，後續要對付這些驅逐艦級別的傢伙們肯定會更加麻煩。

實情是，戰巡艦起初有打算要找上江風她們來協助這次的黑海調查活動，不過要不是她說有要務在身的話，那麼調查團的成員名單上自然就會有她的份。

「妳不是說，『補給確保』比較重要嗎？」

戰巡艦一面回憶，一面覺得似乎把問題都推到她身上，實在有些說不過去：

當時，江風的嘴邊還沾上了些許的米粒以及一些醬汁；她的手自然地搭到了戰巡艦的肩膀上，並帶著滿不在乎的口吻，如此說著：

「我說戰小妹，看妳又是被妳那滿腦子的戰爭給弄昏了啦，什麼又潛在危險，現在這裡連一隻深海棲姬的蹤影都見不著，再說，我們的偵查機也在已經在那片海的上空看過好幾回了，根本就沒什麼需要操心的地方。」

江風一面向戰巡艦湊近那張看起來仍然想睡的臉龐，又用手指壞心地輕輕戳著戰巡艦的臉頰；她的態度，想必任誰都會覺得，這傢伙顯對於調查染黑的海域的行動，絲毫沒有興趣。

戰巡艦一面模擬江風當時的動作，又將自己的聲調刻意模仿成江風的聲線，藉此揶揄她當時自己毅然決然放棄機會的情形：

「……妳還說什麼：『我可是要幫忙增添營地裡重要的備品與裝備的呢，哪有那種美國時間陪妳玩』；妳覺得，我為什麼還請得找妳不可？」

「搞笑，妳這個人在請求別人的時候，說話都不明不白的，我哪知妳到底要做什麼呀！」

看著這場爭執就要沒完沒了的樣子，江風的姊姊趕緊出來制止兩個人，並試著將話題拉回原本需要討論的狀況上。

經過戰巡艦精闢的報告之後，江風的姊姊馬上發現，自己要重述一次戰巡艦所描述的情景，似乎還是讓人覺得有些滑稽與不可思議：

「呃，所以回到剛才的調查結果上，戰巡艦小姐是說有會說話的『黃色企鵝』在那個地方的意思囉？」

戰巡艦點頭。

「……然後在那邊開採從石頭縫隙中跑出來的咖哩，的樣子？」

戰巡艦認真地點點頭。

江風早已經笑到跪在一旁的地板上，她一面拭去眼淚，一面盡可能地把想講的話表達清楚：

「噗哈哈……什麼，石頭縫，說是廠房還差不多呢……哈哈……妳以為自己在淘金嗎？用刮的就出來了？那種東西想也知道要靠大一點的工具才行好不好。」

要說是江風的反應太誇張的話，或許就該說是平常不怎麼開玩笑的戰巡艦一本正經的說詞，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大一點的，工具？……」

另外一位穿著與江風相同款式制服，留著薄荷綠長髮的女孩，忽然出現在她旁邊。

「呃，沒什麼，我只是打個比方而已。就是那個……呃……『合理性』，對，只是要為合理性打個比方而已。」

江風盤著腿坐在地上，她試著告訴她的姊姊，再繼續跟這個因為沒有戰爭而閒到不行的傢伙糾纏下去，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總之，妳那種東西這怎麼聽比較像是睡覺時候的夢話吧；走啦海風姐，我們去看看營地的設施現在弄得怎麼樣了。」

看到江風拉著她的姐姐，海風準備離開，那位看似非常內向害羞的綠髮女孩也隨之緊張地跟了過去。

不過，這位留著一頭飄逸的薄荷綠長髮的害羞女孩，卻在起身時不小心瞥見了戰巡艦充滿不愉快的恐怖神情。

只見戰巡艦的眉毛不由自主地快速抽動著，她知道這個是某種風暴即將來臨前的警示。

即便有些不情願，不過她試著拉扯江風的衣服好引起她的注意：

「江風……小戰不高興了……」

「啊呀，那種事怎樣都可以啦；老實說，會想認真聽她說話，我也真受不了我自己呢。」

不過從江風漫不經心的話語中可以聽得出來，現在是誰都無法阻止戰巡艦的暴走了。

壓低自己的帽緣，清楚感受到自己的手正在微微顫抖的戰巡艦立刻明白，要讓在場眾人明瞭事態的嚴重性的話，就只有一種方法。

「做什麼，走開啦，妳要分享夢話去找妳的大和前輩不就得了？」

戰巡艦擋在門前，並再次鄭重地要求她們放下己見，認真聽她說來；江風即便明白這是對方想要找碴的前奏，她還是假裝眼前沒有任何人的樣子試圖走出門外。

看在對方沒有半分要讓開的樣子，江風也當下決定來個毫不理會的強行突破。

戰巡艦擋住去路的手臂與江風接觸的瞬間，兩人立刻反射性地掏出了自己的防身武器，制止了任一方更進一步的動作。

江風手上改造成手槍造型的銀灰色單門艦炮，即便威力確實也小了不少，但是在幾乎零距離的攻擊範圍之內，仍然不減其致命的威脅。

「哎呦，我還以為妳這個小個兒的身手已經都疲乏了呢。」

已經準備好大打一架的江風，眼神充滿了敵意。

「哼，少看扁我。」

兩方的槍口都確實地頂在對方的臉部面前，緊張的氣氛讓其他人也不敢輕舉妄動。

「好吵……每次都這樣……」

這時，跟在江風身後，留著一頭翠綠色長髮，說起話來總是沒什麼力氣的女孩，她慢條斯理地繞過江風的背後，逕自走到門前。

即便她沒有與戰巡艦對上眼，但是感受到不祥氣息的戰巡艦還是立刻乖乖地讓到一邊去，好讓她可以先行離



開。

這時，她忽然回過頭來，帶著悲憐的神情望了江風一眼之後，便慢步離開現場。

「妳看，連山風都覺得妳這樣做根本沒有意義；我覺得戰巡艦小姐是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忙，我們就先把完整的狀況聽完再來看看怎麼處理，好嗎？」

兩個人尷尬地互相瞄了一眼；顯然地現在如果再繼續爭執下去似乎也不會對事情有任何的幫助。

先被山風給冷冷地瞪了一眼，現在又換海風來說教；江風即便心中有諸多不滿，但是她還是耐住性子，會同大家再次坐回位置上，準備好把戰巡艦所遭遇的狀況一次釐清。

在戰巡艦即將詳細說明之前，江風聲明希望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很清楚，我也明白現在重建家園的工作為第一要務，」戰巡艦仍不改其認真的神情回應江風的提醒，「但是，如果出現了會阻撓我們重建的危險因子，我認為就必須要立刻清除。」

「呃，妳又要拿那套『還有敵人』的論調出來了嗎？……受不了耶。」

自從蟲族庇所與深海棲姬被擊敗後，海面恢復了原本的平靜與色彩，大地也逐漸從死寂之中復甦過來；不過一刻也不敢怠惰的戰巡艦，卻仍不改舊習地天天勤勞進行鍛鍊。

江風看著這樣的她足足有好幾個月過去了；早晨繞著營地跑步，中午進行戰鬥訓練，下午則去找明石小姐請教有關於裝備相關的事情。

覺得自己腦子裏的重播鍵都要壞掉的江風，雖然多次試著說服戰巡艦無須做這些多餘的事情，不過戰巡艦的個性彷彿就像石頭一樣，硬得完全動不了。

當然，就連她所敬仰的大和，也拿戰巡艦這石頭腦袋沒輒，只說讓她去做就好。

如果說戰巡艦自己做訓練不吵到別人，那江風確實有個「無視」的選項可以使用；不過，面對三天兩頭就要找人進行對打訓練的情形，讓她根本無從忽視這個麻煩的狀況。

更不要說，她還有一些與她一起起鬨的夥伴了。

即便戰巡艦明白江風那張無奈的表情就是在說自己又要故技重施，不過戰巡艦知道自己這次確實掌握到了可以為她歸納成危險因子的存在。

「好吧，但就算是幾隻企鵝會對我們造成什麼威脅？整顆星球現在的氣候也亂七八糟的，我想就算出現溫帶企鵝也不是什麼大事吧？」

「不，還有一個重點。」

「好啦，快說吧，別把話切成好幾段來拉長篇幅啦。」

故作神秘的戰巡艦，鎮定地說道：

「牠們會說話。」

「這妳剛才提過了。」

「不，這就是重點，我想要再次強調的地方。」

按照戰巡艦進一步的指出，一個物種擁有透過語言溝通的能力就代表牠們擁有一定程度以上的文明基礎，這代表著這群企鵝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之內，有機會擁有比她們還要更加強盛的武力存在。

「那麼要是這樣的物種對我們有危險，那麼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要在此坐以待斃？」

聽不下去的江風，決定現在就停止戰巡艦單方面的推測，「夠了夠了，什麼危險，竟然因為人家會說話就覺得有需要對他們動粗？我就說沒仗可以打讓妳頭腦都不清楚了。」

眼看戰巡艦馬上就要和江風打起來，海風趕緊從中鑽入彼此間的空隙好制止住任一方更進一步的動作。

心情顯然不怎麼愉快的江風，要求她現在就帶上她們去會見在海的另一端的企鵝們。

「妳該在更早的時候就說出這句話的。」

「真是的，現在不就說了嗎，有差那麼一點時間嗎？再說那種誇張的事情誰會信呀？」

看著江風一面說著又站了起來，海風趕緊跟著起來安撫她，要她現在應該把專注力放在這個突發的狀況上。

「而且，江風，」海風閉上眼睛開始想像她所認為的這群企鵝可能的樣子，「會說話的企鵝妳不覺得很可愛嗎？」

「……我說海風姊，我們不是去參觀可愛動物園的呀。」

海風雖然口頭上表示自己很清楚情況的問題所在，但是那張幸福洋溢的臉龐，卻讓她說出來的話根本沒什麼說服力。

「好了，」滿心期待的海風輕快地拍了一掌，一面則揹上她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整理得妥妥的旅行包包：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呢？」

## 1-2

清涼的風徐徐吹過平坦的岩漠上，在一片均勻的淺紅灰色岩石地表上，一塊狹小的深色物體立刻成了目光聚集之處。

戰巡艦手中握著她最近剛從明石那邊入手的長程狙擊砲，仔細地透過可以大幅放大目標物的狙擊鏡，看著動也不動的木造目標。

厚實的筒狀槍管穩固地安置在支架上頭，戰巡艦的食指則在扳機上輕輕地點著，等待周遭的風阻再稍微弱一點的時機來臨。

由於距離目標十分遙遠，即便明石聲稱這把破壞力強大的武器給定的瞬間加速度可以來到每秒鐘 **250** 公尺——子彈飛出去一秒鐘後大概就會像噴射機一樣快，謹慎的戰巡艦還是認為得好好思考任何會造成彈道偏移的因子：

「再說，我也是負責測試這個武器的主要人員之一，過份仰賴裝備本身只會讓自己更加怠惰而已。」

要擊中這個表面積只有餐盤大小的三角架，對身經百戰的戰巡艦來說就算不用狙擊鏡也可以輕鬆做到；因此她要擊中的，不是這個架子本身，而是貼在上頭，畫有複數同心圓標靶的中心處。

僅有約略數毫米直徑的原點，安靜地等待來自上百公尺以外的子彈，準備朝它身上穿過去。

對於總是瀟灑地與敵人廝殺的戰巡艦來說，這般精密的作業事實上還是有些困難；她穩定地調整自己的呼吸，一方面謹慎而緩慢地校正鏡片下的目標的放大倍率。

「口徑調節已經到最小了，這樣可以將風阻的因素壓至最低……呃，那是什麼？」

已經在扳機上待命多時的手指，卻因為目標物忽然間的移動而慌了步調；緊繃的肌肉的瞬間收縮，讓扣下的扳機向前射出了一道筆直而熾烈的鮮紅色射線。

即便射線僅僅擦過三角架的邊框，不過就要揭發三角架為何會逕自移動的真相來說，這般差強人意的準確度已經綽綽有餘。

戰巡艦放下了狙擊砲，她帶著難以置信的神情，仔細地看著那個還頂著部分木板碎片在到處跑來跑去的黃色生物。

對戰巡艦來說，如果那個東西不會自己動的話，她或許會以為只是隻布偶藏在裡頭也說不定。

「還是說是什麼機械之類的嗎？但是它的動作太細緻了……如果是機械的話不太可能……呃，不要跑遠啊！」

由於對方似乎正遠離戰巡艦，因此她立刻拍了兩下腰際上配掛的噴射器，準備捉拿正在逃跑的奇怪東西。

「我可不得記得這一帶有什麼其他人在的樣子……赤城小姐的偵察機也已經在這裡繞上好幾圈之後我也才來到這裡的，可是，那到底是……」

噴射裝置透過精細的角度與火力控制，抵抗著戰巡艦全身的重量，讓她可以在雙腳無須著地的情形之下，在

寬闊的平坦岩漠上以近乎一架飛機的速度進行高速滑行。

頂著木板的東西注意到後頭瞬間捲起，高度直逼三層樓的沙塵暴似乎有些不太尋常，於是開始加緊腳步；只不過無論他細如竹竿的雙腳如何擺盪，也敵不過戰巡艦彷彿砲彈般直逼而來的速度。

「給我站好別動！」

隨著有著相當距離的減速過程，戰巡艦雙手上的兩把步槍的槍口，卻從頭到尾穩定地指著對方的身上，絲毫沒有偏移的情形。

憑藉著如此兇猛的氣勢，黃色生物嚇得立刻棄械投降——即便他的手上就只有拿著那塊破木板而已。

「呃呃，不要殺我呀蹦，這樣我又要從頭開始累積我的經驗值了……」

姑且先不去想這個「經驗值」所代表的含義，露出一臉狐疑表情的戰巡艦，現在正仔細地端詳著這個有著類似企鵝外觀，同時間束了個棕色皮革腰包在白色肚皮上，而且會說話的玩偶。

雖然戰巡艦可以相當有自信地判斷這個東西應該不會對她造成威脅，不過她的槍口可不會因此就放過任何可疑的傢伙：

「說，你是什麼東西？為什麼要偷我的靶心？」

一聽到自己剛才所拿走的东西竟然為人所持有，這隻黃色企鵝馬上爬跪在地上懇求戰巡艦原諒她的無知。

會說人話，而且了解社會禮儀的玩偶……戰巡艦記得，很久以前，似乎有些聲稱會使用魔法的傢伙會利用這種招數來欺騙愚昧的群眾，並從中獲利的樣子：

邪教團體抑或恐怖組織的可能性迅速自戰巡艦的腦海中掃過了一圈，不過在線索依舊不足的情況之下，其實什麼狀況都有可能。

戰巡艦維持著自己隨時可以一槍斃了對手的姿勢，步步靠近這個奇怪的東西。

最後，已經靠得夠近的戰巡艦，乾脆直接一把抓起這隻身高僅有她一半之高，重量如同一顆塞滿棉花的枕頭般的黃色企鵝。

「嗚嗚嗚，拜託饒了我吧蹦。」

「我沒有要殺你的意思，但是你得說清楚你到底是誰，想做什麼。」

黃色的企鵝被這位一臉凶神惡煞的白髮女子給嚇到連基本的回答能力都頓時喪失，在一片支支吾吾之中，戰巡艦也只能大概聽得出基本的字彙；只不過，戰巡艦從這些零星的詞彙中，卻發現自己完全搭建不出一個完整的梗概。

「什麼開挖咖哩……？」

戰巡艦先把這種可憐的企鵝放回地上，讓他可以在整理好氣律之後好好為她說來：

「呃，這附近的黑海對面，有那個，非常優質的咖哩可以採的蹦；可是我們需要先探勘這個，妳知道的行經路線的蹦。」

簡單來說，這隻企鵝是為了協助他們的咖哩開採集團開發運輸路線，而特地來此探勘的樣子。

黃色企鵝指著遠處，略微覆蓋在地平線之上的一弧黑線，告訴戰巡艦有關於這個天然的咖哩噴泉的事情。

「噴泉什麼的先放到一邊，你倒是可以告訴我，開發路線和拿偷拿東西有什麼關係。」

雖然黃色企鵝還沒開口解釋，戰巡艦卻先注意到了這隻企鵝頭上略微發紅的光禿禿頭頂；她打斷了對方再次支吾其詞的回應，指著他的頭說道：

「不要告訴我，你是想擋太陽？」

「呃，對蹦，就是太陽！在魔界因為沒有這樣的太陽，所以……」

如果她自己的預感沒有錯誤，那麼戰巡艦知道再繼續和他糾纏下去恐怕只會越聽越聽不懂——就像要解析這隻企鵝為何會說話一樣，肯定相當地複雜難解。

不過，戰巡艦知道這種可疑的東西還是不能就這樣放他離開，於是她決定先暫時將她帶回營地去，好讓大也能知道這裡還有這著其他住民的存在。

「在大戰之後，我們就不曾再見過任何其他的人居住在這附近，所有一切都彷彿回到蠻荒時代一樣……」戰巡艦語重心長地說著，一方面也想起了這隻企鵝剛才說的話，「可是你說黑海，在深海棲姬敗退之後，那個活像海上墓園的地方應該就沒東西了才是，這到底……」

這隻黃色企鵝原本以為戰巡艦是想問他問題，不過聽著音量逐漸轉為自語般低沉，他也打消了要回應的念頭；對他來說，或許現在還是少招惹一些麻煩比較好。

但是，礙於要務在身的緣故，黃色企鵝當然也不可能會給戰巡艦乖乖地帶回她們的營地中——況且這個渾身散發強大壓迫感的可怕女人也不知道究竟會對他施以何種無從想像的嚴刑拷打；在跟隨的路途上，他也多加留意任何可以脫逃的機會。

面對空曠而平坦的環境，感到絕望的黃色企鵝發現就算要找上棵合適的樹或石頭來躲，也都成了一件並非相當容易的事情。

「快跟上，別再我身後躲躲藏藏的，你再這樣我直接把你夾在手上告訴你。」

眼看能夠脫逃的機會隨著即將抵達的目的地越來越渺小，黃色企鵝知道如果要放手一搏也只剩下現在可以嘗試。

他快速翻找腰包中的道具，並迅速地抽出了兩把造型酷似藍波刀的巨大菜刀。

戰巡艦似乎有注意到後頭的傢伙又在躁動，但不知當她才剛轉身過去，就迎面與兩把飛刀以僅僅數厘米的距離擦身而過。

落空的飛刀雖然沒有直接命中戰巡艦，不過刀身在與地面接觸的瞬間，卻引發了如同一捆炸藥同步爆炸般強勁的威力；被這一幕給嚇著的戰巡艦冷不防回頭望了一眼那因爆破而留下的坑洞，不過這一回頭，也讓她不小心把黃色企鵝的去向給搞丟了。

一急之下，戰巡艦將周遭有機會遮蔽的東西一槍又一槍地打成蜂窩，並開始徹底地檢查附近。

透過裝設有不同視覺模式的右眼，戰巡艦迴繞在附近到處翻找，就算是堆積在地上的碎石堆或斷木片也不放過。

然而無論是熱感應，抑或可以看穿物體表面的模式，戰巡艦驚然發覺在她的視線範圍之內，竟然完全沒有任何的人影。

「不可能，如果不是隱形，像這麼空曠的地方，要不是鑽到地底下沒有其他可能了，嗯……？」

戰巡艦想起那隻企鵝似乎曾經提過他來自的地方沒有陽光的樣子，而這個線索，讓對方已經鑽入地面的可能性也因此上升許多。

「只是充其量的猜測而已。算了，我看我還是先回去一趟好了，這件事情，不能只有我知道。」

在想不到其他更好的點子的情形之下，戰巡艦決定先回到營地，並開始召集一些可以再次回到這裡好好調查的人力。

雖然戰巡艦一開始有想到可以請她最信賴的大和前輩來幫忙，不過著眼於這次的任務性質較為接近偵察，所以機動性高，且動作靈敏的驅逐艦，在此反而會成為她的首要人選之一。

才剛踏上營地的範圍，戰巡艦就見到她們的工程師小姐正在工作著。

頂著一頂色調樸素的鴨舌帽，嘴裡總是嚼著口香糖的她，即便總是看起來一臉睡意，卻絲毫不減她優秀的工程技術：從製作建築藍圖，到上工建造，這位留有一頭淡色紫毛的年輕女孩十足地展現了其不輸給整個團隊的實力。

如果要說的話，戰巡艦知道應該是因為「英靈化」的作用。

記得在她們還在大戰的期間，當時有位同一陣線的科學家就針對這個現象——使無機物體獲得自由意志的活化——做了很多的研究；而其中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讓英靈化的對象可以獲得在身體上與表現能力方面的針對性強化。

這位科學家甚至以「船艦英靈」的方式，來稱呼繼承古代戰艦之力與其名稱的年輕女孩們——即便她們在當代有著一個更為通泛的說法：「艦娘」。

聽起來，英靈化似乎不是什麼壞事，但是預測應該在大戰之後就理當會消失的力量，如今卻仍穩定地依附在她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妳知道為什麼嗎？，這就是因為事情還沒結束，而且不只是一定要重建家園，還要面對新的敵人。」

戰巡艦將她對於英靈化效果還保留在自己身上的疑惑，會同她所目睹到的黃色企鵝的情形，一舉說出來給江風聽。

「呃，啊？什麼，喔，這樣子喔。」

不過正在認真品嚐美味咖哩的江風，卻好似沒有很認真地在聽的樣子，從頭到尾都只是敷衍地回應了幾聲。

就在江風仍陶醉於咖哩的美味時，戰巡艦一把將她的盤子給當場抽走。

由於江風一直認為戰巡艦實在是擔憂過頭，因此對於她的陰謀論事實上都沒有很認真地去在意，因此面對這次變本加厲的窮追不捨，緩慢起身的江風也感覺到似乎不好好修理這個傢伙是行不通的樣子了。

「妳要吃，先幫我。」

「妳不還我，我也不會幫你的。」

「妳難道還聽不懂我在我什麼嗎？」

「真是的，難道這個世界上其他的人妳覺得都是敵人？也是有其他人的，好嗎？」

「怎麼，妳要和我說送妳咖哩吃的人嗎？」

「有意見嗎？」

就在兩人互相爭奪著這盤熱騰騰的咖哩之時，正要去找工程師小姐的天津風剛好看見了這幕滑稽的景象；不過因為看起來實在是很麻煩的樣子，因此讓她想還是繞個遠路過去會比較安全些。

不過就在她打算這麼做的當下，天津風這才忽然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小心和對方對上了眼。

即便自己很快地將視線從對方身上移開，不過她知道自已無意識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對方的注意。

「呃，真討厭，什麼不碰上偏偏這樣……」

彷彿進入快轉模式的天津風，迅速地自現場撤離，只望自己能夠盡早脫離這個麻煩的情勢。

「喔，比我想的，還要快呢。」

工程師小姐看到天津風正快步走來，便停下手邊的工作前來招呼她；沾染著些許黑色油污的疲憊臉龐，正努力地擠出一些笑容。

在開始進入正題之前，工程師小姐先將掛在耳朵上頭，看似一根香煙的東西給取了下來：

「先喝杯茶，再讓我們好好聊聊。」

像是香煙的東西其實只是個細長的迷你容器；隨著上蓋被打開，天津風馬上可以聞到一股迷人的香味正伴隨著綠色的細沙流入小巧的茶杯之中。

「這是我特製的，試試看。」

按照這個氛圍，確實是應該禮貌性地啜上一口，不過心中仍覺得戰巡艦會來找她的天津風，卻把自己的不安給如實地寫在了臉上。

當然，工程師小姐也感覺到了如坐針氈的天津風似乎有其他難言之隱，於是她放下茶杯，並問問她可以怎麼幫助她。

「其實，我是想問有關於那個，裝備的事情……」天津風一面說出她的請求，一面也不時地到處張望，「我在想有沒有機動性更好的改修建議，之類的。」

在決定來找她之前，天津風事實上已經事先拜訪過了專事裝備改修與維護的明石小姐，不過由於明石只能針對舊有的設計稿件進行操作，所以如果要研發全新的改修路線，那麼就會需要其他人的協助。

「喔，原來如此。」工程師小姐邊說，邊開始仔細觀察著天津風瘦小的身材，「不過我覺得，還想再提升機動性似乎有點困難呢。」

聽到對方說了有所困難當然會覺得有些失望，不過天津風感覺到對方的視線似乎停在自己的胸前有些時間。

「呃，等等，這是什麼意思？」這莫名的暗示，可讓天津風非常不能接受對方所想要表達的意思。

「呵呵，我開玩笑的；我想我知道可以怎麼做了，不過可能沒有辦法立即給妳答覆。給我一天的時間，妳可以明天再來找我。」

說完，工程師小姐再次回到她的工作上。

即便工程師小姐表面上是已經答應了請求，不過天津風的表情似乎還是不怎麼高興的樣子；無法坦率地接受到幫助的喜悅的她，只因為心裡仍然感到有些在意的東西：

「我只希望自己可以幫上點忙而已。」

想起其他人在協助建造營地上都各自拿出了一份力量，天津風因而再次強調一次她來找她的動機與目的何在。

「妳會幫上忙的。」

然而工程師小姐卻覺得天津風只是杞人憂天。

雖然能聽到別人這麼說是該高興，不過天津風的直覺告訴她，這句話的用意，恐怕安慰成分要比實質的肯定還要多更多。

索性坐在上一旁的矮階梯上，天津風兩手向後撐著身子，抬頭仰望天空略微黯淡的雲朵。

「所以我說，我不喜歡這裡。」

雖然理性上知道深海棲姬的威脅是已經不見了，不過要人相信這個與之纏鬥超過數十年之久的宿敵真的已經被消滅，天津風感覺到自己的心裡果然還是有些無法坦然接受的地方。

才剛將視線拉回地面上頭，天津風馬上就被眼前填滿整個畫面的臉孔給嚇個正著。

退後一看，這人不是別人，正是戰巡艦。

「我有事要找妳，借一步說話吧。」

### 1-3

「嗯？黑海的事情？」

留著一頭飄逸的粉色長髮，額前則綁著一條白色頭巾；白色的短袖水手服中還套上了一件長袖的青灰色針織上衣；很顯然地，這位叫做明石的女孩，對於戰巡艦的問題已經感覺到了不太尋常的地方。

坐在長凳上的明石慢慢地放下手邊的扳手，轉過身來認真地詢問她究竟有何打算。

「我覺得必要的程度，與我們現在重建家園一樣重要。」

在過去的幾個月，戰巡艦會同她幾個仍然留在地球上，保持英靈化狀態的作戰兵器們一起協助戰後的復興與重建活動；即便整體上來說，多些人手確實是可以讓工作更有效率地進行，但是她卻注意到還有個問題要先被解決才行：

仍可以保持人類姿態，擁有匹敵整隻主力艦隊的強大戰鬥能力的戰巡艦，說什麼也不會輕易相信自己能夠什麼也不管，安逸地過活下去——畢竟歸根究底，英靈化的現象也是人為產生的，不是自然產生的。

即便在神族即將離開的前夕，對方的科學家確實有提過英靈化的現象不會因為將虛空能源——造成深海棲姬

急劇強化的元兇——導出物質宇宙而得到百分之百的反轉，但是戰巡艦更偏好認為，這代表著事情還沒有完全的落幕：

「就連深海棲姬也是被那幫蟲族給玩弄於掌心了，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重新調查黑海才對。」

「別忘了，這不是我們不調查的關係。」

過去的這一段期間，多半仰賴偵察機從空中進行定期拍攝與監視，以確保黑海沒有出現任何的異狀或讓有可能仍活著的深海棲姬逃了出去。

不由於多次下來都沒有任何的異狀報告出現，因此也讓這個監視活動隨著時間漸漸流為低成本的紙上工作。

「都過了這麼多個月了，我也聽妳的話等上一段時間了，但我可不能再繼續這樣呆呆地坐著了；就算黑海仍殘有污染，我也一定要過去。」

戰巡艦所提到的污染，也是讓大家起初決定只使用飛機的主要原因：腐敗的深海棲姬屍體或其身上的艤裝，在判斷有可能釋放有害物質滲入海水之中的情況之下，眾人迅速達成共識任誰都不能隨意踏入這塊海域。

而由於死亡的深海棲姬會使海水染成深不見底的死黑，因此得到了「黑海」一稱。

「但是我們不是有『監測任務』在跑嗎？」

「那種東西根本不夠徹底！我們這次一定要確實地確認才行，絕對不能再繼續這樣放任下去。」

看戰巡艦說得如此斬釘截鐵，明石知道這次她應該是無法再繼續拖延下去了；深深地吸了口氣，爾後又慢慢吐出，知道自己已經沒輒的明石，於是老實地告訴戰巡艦，如果她要去的話，最好帶上一些合適的人選會比較好：

「江風可以試試著問問，或者天津風也可以；這些驅逐艦在經過與神族們的搭檔後，都有優秀的戰績。」

說到江風，戰巡艦記得就是她擔當神族領導人的海戰訓練師，而天津風的話，她猜想應該是因為她那套特別的艤裝的緣故。

如果她決定選天津風的話，明石說有個東西可以給她的引擎使用。

戰巡艦接下了像是花生一樣大小的金屬物體。

根據明石的意思，這是她和工程師小姐共同研發出來的燃料活化劑，可以提高引擎的推進效率。

「我還以為那個睡不飽的只會一天到晚房子來房子去的，沒想到還會別的東西。」

戰巡艦看著手中僅有彈珠大小的灰色珠子，一方面聽著明石敘述工程師小姐在其他方面的才能。

「嗯，好吧，那還有什麼我需要注意的嗎？」

明石笑了出來，只因為她認為戰巡艦自己應該心裡是最清楚的：

「注意安全，就這樣。」

「什麼嘛，說得我好像總是不注意的樣子。」即便戰巡艦確實感到心有不甘，不過她理解明石這句話之下還有弦外之音；即便她自己明白，以前的自己的確在行事上總是習慣性悶不吭聲，不過有意做出改變的她，希望可以透過這般商量向明石表現出自己想要改變的決心。

「妳知道的，為了不讓妳們操心，所以我才特地和妳們說的……但是我不懂，我總覺得我說了，卻會引來更多不必要的麻煩的樣子。」

「什麼麻煩，真是的，趕緊去吧，要不然很快就要晚上了。」

即便現在天色仍舊明亮，不過由於現在正值接近秋冬的季節，因此讓白天的時間相對較少。

「竟然只是要去調查的話，那麼身上應該也不需要帶到全部的東西……但是黑海嗎……我想我果然還是得借助船艦英靈的力量呢。」

走回宿舍寢室後，戰巡艦將躺在地上的木箱給打開，開始思考該帶什麼東西。

「好，」戰巡艦輕快地闔上木箱的蓋子，她感覺到自己很久沒有這麼有精神過了：

「待會兒去問問吧。」

#### 1-4

原本預期會看到如同最後一次有實際拍攝的報告上的情形，不過天津風與戰巡艦很快就發現，這片海域已經與之前大有不同。

「好，好乾淨……」

「上一次的空拍時間應該是一個月的事情，有可能這麼快之內就可以自然淨化到這個地步嗎？」

「嗯，只能說地球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耐操吧。」

「不，休想要我相信這種事情，我覺得這樣的景象非常不自然，果然吶，我要求來這裡調查是正確的。」戰巡艦直搖頭，這樣的情形，讓她相信將深海棲姬與蟲族擊破並不能算真的解決了問題。

戰巡艦催促著天津風趕緊上路，不過天津風在調整她的鞋子與艙裝之際，也忽然想到了有個似乎沒有事先討論好的事情。

「是說戰巡艦小姐妳不能在海上行動，那妳打算怎麼和我一起過海？我看妳也沒帶什麼，呃，像泳圈之類的東西。」天津風一時之間不太確定該怎麼稱呼給一個人使用的氣墊船，於是就隨意用了泳圈來代替過去。

當然，對於聽者來說，這恐怕反而像是要找碴的感覺；不過現在沒心情吵架的戰巡艦，只是告訴她不會需要其他東西，「因為妳就是最合適的運輸工具了。」

「等等，難不成……」就在這個瞬間，天津風似乎懂了為何戰巡艦要求她不要帶上魚雷的原因，「難不成妳要我措妳？」

「正是如此。」

「這太亂來了，魚雷發射槽的重量都沒妳那麼重，就算我卸掉了那東西也不可能的！除非……除非……」

這時，感到有不好的預感正湧上頭的天津風看著戰巡艦準備從她的裙子口袋裏頭掏出東西來。

「看妳的表情，妳肯定知道這是什麼。」

竟然都來到這裡了，天津風即便心裡有諸多的不願意，她知道現在的自己就只有成為試驗者的份。

「別怪我沒先說喔，這東西，這個邪惡的東西可還在開發階段喔。」

天津風一面說，一面將這顆金屬球從她的帽子上頭的孔洞塞了進去。

「嗚哇，好粗糙的做法。」

「妳少說兩句行不行啊，很煩耶。」

當金屬球被在帽子裡頭發出沉悶的旋繞聲響時，天津風也開始試著調整自己呼吸的氣律，以舒緩全身上下漸漸緊繃起來的感覺。

天津風慢慢地彎下腰，示意要戰巡艦直接騎到她的背上來。

在緩慢而穩定的步履之間，紅色高跟鞋下的沙面也逐漸為海水所取代；天津風不斷地注意自己腳下的水位高度，並專注於感受整體浮力的平衡點在哪裡。

一般來說，在出發前往海上的前夕，船艦英靈們都會需要借助一定長度以上的滑行道來順利下水——就像飛機要起飛一樣；這麼做除了可以有效穩定腳部的艙裝判斷浮力基準以外，也可以有充分的時間讓艙裝完成啟動的程序。

現在，沒了這些標準設施的協助，精通艙裝機械學的明石雖然很努力地改良艙裝直接下水的適應力，不過每位船艦英靈的配合能力，也會扮演著相對應重要的角色。

天津風看著自己腳下已經看不見底部的蔚藍海水，又看看她身後表情似乎有些僵硬的戰巡艦；以第一次直接下水的狀況來說，這樣的成績可以說是相當的出色。

穩穩地站立在水面之上，天津風縱容自己稍微享受迎面吹來的舒適微風。



由於最近的活動多半都在陸地上進行，這也讓天津風曾幾何時對於現在腳下踏踩著水面的感覺，感到似乎有些疏離與陌生。

「如果提督大人在身邊的話，她應該會開罵吧……」

「我說我們可以出發了嗎？」

現在的戰巡艦，一心一意只想要展開調查，因此對於天津風的低語自然也沒特別加以理會；她將身子的重心慢慢地向前傾，同時跨出她邁向大海的第一步。

配合著如同滑冰的姿勢，天津風讓自己的航行速度慢慢地推向引擎所能夠供給的最大出力：有了明石那顆塗有特殊觸媒的金屬球，讓燃料的燃燒可以更加集中且完整，藉此獲得短時間之內更好的出力。

「這個，真的就像明石姐說的一樣呀，完全不會感到重量呢！」

逐漸脫離原本的躊躇與不安後，天津風轉而沉浸於自由馳騁的速度感之中，並讓迎面而來的舒爽海風高高地撩起她銀白色的長髮。

不過，在她身後的戰巡艦，恐怕就沒有相同的感受了；被天津風的頭髮刮得滿臉的戰巡艦，除了努力地撥去這些相當遮擋視線的毛髮以外，一方面她也努力地在尋找可以和天津風說話的機會。

就在被頭髮切個亂七八糟的視線中，戰巡艦意外瞥見了一處峽灣出海口的兩側堆了大量的砂石。

「那個，咳咳……」不過只一開口說話，戰巡艦就立刻吃上滿嘴頭髮，「我說，停下來……」

即便耳裡盡是被空氣高速掠過的呼呼聲響所佔據，天津風還是有依稀注意到後頭似乎有別的聲音。

「……停下來！……」

在唯一只聽得懂這個關鍵字的情形之下，忽然緊張起來的天津風卻因為反射性地急剎車，讓戰巡艦整個人往前摔進了海水裡頭。

天津風趕緊滑到一旁去將戰巡艦給拉起來，未料卻被她給當場罵了一頓：

「妳到底在做什麼啊？難不成妳忘了我們這次的任務是要最什麼嗎？」

「我，我怎麼可能會忘記，只是難得天氣這麼好，海水也很清澈，之類的……」知道自己有錯在先的天津風，一面解釋，一面也因為心虛而讓語氣越來越弱。

「算了，調查活動要緊，雖然方向是有點不對，不過也多虧了妳這般速度，似乎可以看到對面的陸地了。」戰巡艦說著的同時，也伸出手去讓天津風把她拉出水面。

「妳說那個是陸地？」

即便從輪廓來看確實是山丘的樣子，不過恐怕任誰都沒有看過，有哪一種的土壤會有著如此黃澄澄的色澤。

天津風雙手拿著雙筒望遠鏡眺望著，發現那群山丘似乎是呈現半流質的濃稠狀態。

由於實在是無法用任何具體的詞彙來表達眼前所看到的東西，於是戰巡艦直接接過望遠鏡來一探究竟。

「那就是那隻黃色企鵝想要的東西嗎？別告訴我，那就是……」

如果戰巡艦的判斷沒有錯誤，那麼那堆山丘很有可能不是山丘，而是……

就在戰巡艦試圖反抗這個當下唯一的可能性時，天津風一股猛烈的加速差點兒沒讓她又要摔進水裡。

「給我抓好了，我們現在就往那些『黃山』前進！」

「做什麼，怎麼突然之間就……」

即便戰巡艦還沒搞懂為何天津風會突然如此有幹勁了起來，不過如果她能保持這般效率到話，或許在太陽下山之前就可以帶著成果回到營地也說不定。

戰巡艦一手壓著頭上的軍帽，眼睛則盯著原本遙在遠處的迷你黃色山丘，漸漸轉變成個個見不到頂端的宏偉高山。

「嗅嗅，妳有聞到嗎，這個味道……」戰巡艦知道，如果事情來到這個地步還想要繼續否定黃色企鵝的話，

或許已經說不過去了。

「真的不要告訴我這些山是就是那個，『咖喱』來著的東西。」

不過，比起這股濃烈而複雜的香料氣味，天津風發現似乎有件事情更困擾著她。

當戰巡艦發現天津風的速度沒有因為快要接近陸地而有所停止之際，她似乎也明白究竟是什麼問題困擾著她了。

「快想辦法停下來啊，不然要撞到那船企鵝了！」

「什麼，妳說企鵝？嗚阿阿阿！」

劇烈的撞擊聲後尾隨著數條拖行的淒厲聲響；半空中，只見天津風小巧的帽子正緩緩飄下。

